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重華宮藏三

皇上御筆書畫三

御筆古稀說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七寸八分

行書

古稀說　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其次章即繼之曰猶日孜孜蓋予

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即歸政而頤志於寧壽
宮其未歸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猶日孜孜所以
答
天庥而勵己躬也正壽之慶羣臣例當進獻辭賦於
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頌既以文房等件賜之
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辭雅顧一再翻閱頗有不
得不為之說以申予意者其詞曰　古人有言
頌不忌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

規在元瑞為得半而失半然使
自滿遂以為誠若此則不但失
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
意充之以是為敬
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渝也以是為法
祖之規必思繼
前烈而慎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
典學為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

空。以是制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爲愼脩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完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深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更惓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爲天子而壽登古稀者纔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夫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

曰奸臣曰佞倖今皆無一彷彿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余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者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

上天所賜乎

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志以竭力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古云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慄慄危懼誠
恐耄荒而有所隕越將孤
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
焉故為之說如右羣臣獻辭賦者甚夥大約不
出於元瑞之九頌予將以是說槩之則所為有
頌而鮮規者亦畢視之為進規而非啻頌矣
庚子季秋之月中澣御筆鈐寶二　中櫬造化

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敬承法健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天地為師落紙雲烟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玉甕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七寸七分

行書

玉甕記　昔閱輟耕錄及金鼇退食筆記知有元時玉甕而淪為西華門外道人貯菜器命以千金易之仍設承光殿一再題詠亦既惜荆凡惕殷鑒矣既而定回部悉有產玉之山孕玉之水蓋水孕者精而山產者鉅因命輿致一山產

者為玉甕則較承光殿所設者質美而工精於庚寅春與諸翰臣聯句而落成之一之為甚豈可再乎。乃今復有玉甕之記則以事有不期而文有紀實所以誌吾幸抑以誌吾過也其誌吾幸也若何回部遠在萬里之外自古中國所不能臣今則一視郡縣取攜自如且元時僅能致其一今則有其二而質美器鉅乃過之雖弗侈言懷畏而較有元為勝此吾所以為幸也其誌

吾過若何。方取斯王於密爾岱之山也。司事之臣。蓋駐劄葉爾羌之大臣瑪興阿於凡鑿採遞運無不給以日價。恭鹽衆回初無工役之苦。其後高樸代之。不惟減其官給。抑且勞以私力為竊取牟利之計。於是窮回胥怨。幾致激變。幸因塞提卜阿爾廸之訴。命永貴審明。置高樸於法而回衆始安。此吾所以為過也。夫為幸不過騁一時之觀。設為過而反之不速。則或失土地而

興兵戎成何事體不將貽笑後世乎然其反之之速。蓋難言矣非夫明理識人公而無私正而能斷。未有不因遲疑以致決裂者今則誅僨轅而致重器葉爾羌萬里以外羣回安堵有熙皞之樂免兵戈之苦是吾於誌過之中而又有大誌幸者存焉故爲文泐甕中吾子孫視此文當以吾之過爲戒不可以吾之幸爲可幸邀。尚慎旃哉 庚子孟冬月中澣御筆鈐寶三靜中觀

造化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式古垂謨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改教詩一軸

本幅舊蠟箋本縱五尺六寸橫一尺九寸行

書

弗勝民社任正途例改教內卿外方伯謀吏率
同調予亦不能違猶此無他道然予更思之頗
覺殊緩要道德齊以禮聖訓如日照政刑民苟
免安能致熙皡德禮在明經王道無近效則今
之盱為重吏輕學校然其龍鍾革難免虐無告

彼方隱其歲自以為年少設彼更致問覲人戒
取貌何知我不能亦乏語而報詩識用人難無
因以自誚　改欵一首辛丑仲春月上澣御筆
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辛丑三月晦日作一冊

本幅金粟箋本六對幅每幅縱一尺四寸八

分橫一尺二寸行書

西巡演迆返園寮徼幸青郊暘雨調體物惟殷

謙以受勑幾町戒滿而招林扉鳥喜綠將暗花

毬蜂稀紅已消九十春光無少欠那辭夏孟逮

明朝　辛丑三月晦日作御筆鈐寶二古稀天

子之寶猶日孜孜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九日登高作歌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六分橫二尺七寸六分

行書

九日登高作歌　九日登高傳自古輿來今日吟杜甫笑他未識此中佳藍水玉山奚足伍塞峯蒼翠天泬寥渾清武列翻銀濤俯仰間可會萬理詎惟即景恣清遨試云萬理如何會高字其義可包大天之高也日月運地之厚也嵩岱

最奉兹三者亦惟君君之高也仍藉民徒恃厥

高弗恤下危乎危哉高將淪名之高者實或隳

言之高者行難隨曲高六律和必寡堂高數仞

終就卑僂數斯其小者耳然則欲高有何美一

覽七字促成章登高降下仍兹理　辛丑重陽

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理呈俯仰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浙省新製側理紙成試書因得句一軸

本幅側理紙本縱四尺横二尺二寸五分行書

丁丑初獲側理紙訝為覩見祇兩幅既而懋勤檢庫物五番原以弃之凮一再吟詠試墨卿無喻鑒人失清目適年傚為命浙匠始猶難之近則熟海苔漁網弗讓古用實不竭勝越竹鏡牋滑潤玉版脆此獨精堅更淳朴譬之漢庭図多

材相如輩夥汲黯獨旣思何求而弗獲於人艱哉益增恧　浙省新製側理紙成試書因得句

辛丑長至月之朔御筆鈐寶二乾卦古稀天子之寶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翠交軒石生柏子圖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一尺三寸一分

水墨畫石竅中生柏樹旁石兀立并題

寒燠四時運陰陽二氣交竅心育根柢塊面長
枝梢茂已柏花吐粗將石孔包蕃鮮震標象磊
砢艮陳交靄靄祥雲護瀼瀼瑞露捐玉蟾應駐
窟凡鳥敢移巢菌俯青苔紐竿依綠筍勹戴觀
求應處堪以暢吟敲　壬寅暮春上澣圖翠交

軒石生柏子脫藁即豐辛已舊作題軒詩韻憤
端并録舊作於後　假山植真樹歲久翠陰交
甘露常承葉祥雲每壓梢瑞圖休鼓舞理趣喜
含包不有四時運誰明六位爻隙中無礙遠窓
處自相梢未許蛛懸網惟應鸛繕巢張如碧油
繖伴合緑壇勺最愛微風拂琳枝颯沓敲　鈴
寶七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乾隆半榻琴書
意在筆先槁藻為春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青松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三尺三寸横一尺三寸水墨畫松生枯相倚淩霄絡之作花甚茂

御製青松詩

青松植庭前率以卌年計淩霄於其傍延蔓松身施歲久松益佳入畫足古致然高出簷者枯枝見一二貞榦胡如斯徘徊思其義蓋緣淩霄纏束縛以為累因之憶宋史寇準譽丁謂既而

為所傾。始伏李沆議。君子近小人胥當知此意

右青松一首。辛丑清和所作也。幾暇復為補圖仍書此詩於上壬寅長至月御筆鈐寶五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含英咀華即事多所欣雲容水態堪娛。

鑒藏寶璽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重華宮記 一冊

本幅倣金粟牋本十二幅縱一尺一寸八分

橫一尺七寸五分行書

重華宮記 宮殿之制乾清坤寧二宮為紫微

正中左右各二永巷每一永巷以次列三宮斯

為十二宮其後東西以次各列五所重華宮則

昔之西二所也雍正年間予蒙

賜居於此即位後陞為宮彼時大學士鄂爾泰張

廷玉擬以重華為額雖頌之意耶而規即在此是以俞而稱之夫重華協帝豈易言哉必有所以勅幾興事知人安民而其本則在於審微危之心執精一之中是以四十餘年惟日孜孜宵衣旰食雖未致隕越而於熙世化民究無所成是故紀

恩堂之記為於丙戌抑齋之記作於辛卯凡所以遅遅慎重者恐有言行不符致負初心耳若夫重

華宮之記自不可闕而其應慎重又奚啻前二
記之比哉少而居之長而習之四十餘年之政
皆由是而出之茲去歸政之年亦祇一紀然予
猶是予也政猶是政也寰區猶是寰區也而戶
口日以增穀帛日以昂養且不能那敢言教蒿
目焦心難臻大當迴思居是宮勤聖學而談王
道不惟莫之有為而竟失於無策則是記也亦
自訟自責之章益增慚愧而已昔宋孝宗倦勤

之後所居號重華宮此係近年觀武林舊事而
知者其名不約而同然既為上皇。奚取重華之
義彼其之人實非予所羡也一紀之後將退居
寧壽宮亦不忍移此名於彼蓋宿學之所安舊
劍不能忘也是以四十八年以來元旦除夕無
不於此少坐新正與諸臣茶宴聯句率為例典
異日歸政。或時一來臨更成佳話其能踐斯言
與否則敬俟

昊蒼之眷佑。今日之下。亦不敢預為侈談也　乾隆

癸卯新正月。御筆鈐寶二乾卦。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玉蘭一軸

本幅宣德箋本縱二尺五寸五分橫二尺水墨畫茸坡立石玉蘭一株并題

衡翁愛寫玉蘭姿名蹟石渠多貯之偶為傳神揮數朶勝他真贋致然疑　甲辰季春曾於吳中玉蘭堂寫此花並題句弄彼處迴蹕舟行餘暇復成是幀古稀不能為細筆真杜老所云霧中看花矣清和上澣御識鈐寶五乾隆新藻發

春姸寓意真可人渉筆偶值幾閒

鑒藏寶璽古稀天子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七寸行書

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名者實之賓

實者名之主為學之方應務其實以蘄循其名

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與學之源綦要於國

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

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

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

稱焉雖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
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甲辰冬乃觀新工之
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焉
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
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
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亦在人為之
而已於是石之甃次見圜斯池水之鏡澄見明
斯璚殿之據中見隆其榱橋之通行見接其基

上庠下庠辟雍考二典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予知過論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衆之為若夫三老五更之説予以為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非天子臨雍所必應并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説已明闢其謬。兹不複綴乎辯雖然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

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乎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胥甚屬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乾隆甲辰孟秋

月中涔御筆鈐寶三游六藝圃古稀天子之寶

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典備檣門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寓意于物筆端造化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五分横二尺六寸七分

行書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　此章與中庸首章相表裏子思或有承乎是章之義乎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于之道鮮矣即所謂脩道之謂教也至於顯諸
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註疏家皆
作一句讀余則以為鼓萬物而不與應作一句
而與應作去聲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蓋
所謂不居而已耳不居則不知不知則無為無
為則無心設以上聲讀而貫下文是視天地與
聖人有間然且有心矣夫大易一乾坤乾坤一
陰陽陰陽一天地天地一易簡春生夏長天地

之顯諸仁也。秋收冬藏天地之藏諸用也。而天地實不居其功。此即天地之無心也。若夫聖人輔相左右是有心也。有心則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不代天地同憂矣。咨政之暇與諸皇子及數儒臣示及此。並命各抒其見以論之。皆以為不出所示。故不復繇文闡論而直陳其義如此。然予亦未肯遂信以為疑。爰簡筆書之以俟後之深於易者。乾隆乙巳仲夏月御筆。

寶三。靜中觀造化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義闡天心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哀明陵三十韻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二寸橫五尺四寸行書

哀明陵三十韻　北過清河橋遥見天壽山勝

朝十三陵錯落兆其間太行龍脉西南来金堂玉户中天開左環右拱實佳城千峰後護高崔嵬昌平州名黄土山名誠福地永樂曾以親臨視叶英雄具眼自非常豈待王賢廖均卿陳其藝日下舊聞載永樂初卜陵衆議欲用潭柘寺永樂獨鋭意用黄土山即天壽山也又兩京求舊録稱明陵

擇地或云山東王賢或云江西廖均卿所聞異辭難以懸定據此則永樂考卜之說最為可信

或曰十三氣數盡朱明祚以此為準是葢形家惑世言承天造命惟君允後嗣果能繼祖烈朱氏宗社那遽絕君昏闇事付貂璫瞽為久矣於誰皆向闈頹廢應脩治工鉅無敢發其辭湯山駐蹕一往閱勝朝舊跡當護持稜恩（殿名）制肖皇極（殿名）建雖存已剝丹青爛宣德曾頌祛奢麗（明宣宗實錄載宣德駐蹕陵下諭侍臣云皇祖嘗言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云

云。今觀長陵享殿曰祾恩殿九間重簷石城明樓規制巍奐雖丹青剝落而榱棟閎壯與皇極殿相肖為自古所無豈所云祛奢崇儉者乎此而非奢奢孰見石城明樓依然巍三杯手酹拜如儀今春駐湯山。命取道昌平謁明永樂長陵酹酒三爵如鍾山謁洪武孝陵之例論明成祖之事雖非予所景仰然既為古帝王自當下拜如儀明臣屢詠衣冠閟楊士奇陪祀長陵作云。萬里蒼梧去不還又臣大相供事長陵詩云文皇鼎成從此地葬衣冠又李應徵謁長陵詩云乾坤留劍舄伏臘拜衣冠蓋均指榆木川事或出然者之口底須重訂傳訛詞棟柱如舊椽木朽簷瓦落地狐兔走以其初建工力觀

未修蓋數百年久長陵殿宇雖存。而椽木朽壞甃瓦落地以初建窮極工力論之不應蕪廢如是之速蓋自明中葉以後怠棄不脩者已一二百年至今則三四百年宜其荒廢是也如永陵制乃如長陵明世宗陵曰永陵。規制一如長陵而外多一周垣享殿明樓皆以文石為砌壯麗精緻長陵不及見昌平山水記其後神宗定陵制亦如永陵而修飾過之也定陵效之修有增忌其前世艱開剏徒計身後胥堪輕日下舊聞載永陵成世宗顧謂工部臣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倉皇對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乃築垣後定陵效之長陵一碑功德記餘皆有碑而無字泰山以後唐乾陵此典何出

竟為例。明諸陵。惟長陵有聖德神功碑文。餘陵俱有碑無字。檢查諸書。惟徐乾學讀禮通考。載唐乾陵有大碑。無一字。不知何謂而明諸陵效之。竟以為例。實不可解也思陵乃就妃園葬。趙一桂曾記開壙香殿三間。復九間寢床供案皆雄壯。明崇禎思陵。乃田貴妃園寢。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帝后梓宮。移至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率士民斂錢安葬。記壙中隧道長十三丈餘。石門內香殿三間。陳設祭用衣物。又開二層石門內通長大殿九間。寢床供案備具。一妃園寢如此。其餘諸陵修費可知一妃之費已如此。餘諸帝者可知矣。即今雖為去聲禁採樵。松柏鬱葱。屋傾圮。屋圮

猶可龕帳無並其神主全失諸尺木值幾亦盜去汝祖獨非厥民乎本朝定鼎後雖為明諸陵嚴禁樵蘇松楸弗剪而經流賊兵燹之後殿宇多就傾圮不獨龕帳全無並神主亦俱遺失實不堪入目因降諭旨特派大臣前往相度並發百萬帑金鳩工庀材通行脩葺俾一律堅整完固重設神主以時祭享不忍再視命脩葺悵然悚然欲垂泣此意弗更再三言讀名諱文亦詳悉因謁明陵屈指數明季之事應亡弗亡皆賴天恩而思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辭詳見所著讀名諱文

乾隆乙巳仲夏月御筆鈐寶三天地為師古稀天子

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永言垂鑒　鈐寶一古稀天子之寶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日監在茲涵虛朗鑒人情為田石渠寶笈所

藏

御筆清口詩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清口　清口定誌後廿餘年無事下河歲報收

運河亦利濟陶莊改流遠更鮮倒灌弊而何今

春旱淮弱瀉湖細續閘沙塗梗漕艘牽淤滯因

思沙奚來豈非黃漾致馳諭閘河臣始言倒灌

暨因循未早陳清閘敢沓偽即令淮尚弱引黃

助清勢前因毓奇管幹珍等奏清口停淤漕船淺擱意必有黃水倒漾之事因降旨馳

詢薩載李奉翰始據覆奏六月下旬黃水陡長內漾清口致有停淤因清水勢弱現在酌放祥符五瑞二牐引黃入湖以為濟運地步等語黃水挾沙而行今引黃入湖豈能留沙而獨流清以助湖能保其不淤湖乎

吁嗟有是乎此事誠堪異詎保弗挾沙閉門揖盜計爰命重臣往

薩載李奉翰等前此摺內既未奏及黃水倒漾之事直待馳詢知不可揜始行奏明亦愚之甚矣清口為南北咽喉關係甚大因傳諭大學士阿桂即日前往清口一帶會同薩載等親行察看受病根由為之主持熟籌妥議繪圖貼說據實具奏務斟經畫盡善以資利濟

悉心共諮議必當受病源方可言調劑清口豈尋常南北咽喉地增

一南顧憂宵旰廑弗置更思淮瀆源桐柏山禹記或致有壅閼疏濬敕大吏淮水發源桐柏山滙注洪澤湖今湖水不旺或來源勢弱以致下游不能暢達因傳諭豫撫畢沅詳悉查勘淮源及旁挾支流有無淤墊設法酌辦俾泉流濬發湖水充足得以助清敵黃至淮瀆廟亦令其虔申祭告以冀福佑靈祠缺禋籲虔誠脩精祀叶政乘求諸神平成切懇悃 乾隆乙巳仲秋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御筆。瀆源籌利　鈐寶一古稀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涿鹿行疊韻詩十首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七分横一丈一尺二寸

行書

涿鹿行乙亥經臨涿鹿城因歌涿鹿行太行濕水
互表裏杏村柳陌過清明閭閻氣象略温飽閑
道去年秋頗好未經見豈無饑寒粉飾詞虞芮
宜巧軒轅熊羆靖蚩尤耕桑今日三輔稠懷音
狼賦與石留薄伐罙入全功收流沙西被戎索

偕 涿鹿行疊去歲韻丙子。采旄重臨四字城獻

功將爲在泮行。去年過此師方出尚憶興寄軒

轅明鵝翩其集鷹亦飽狡焉颺去自云好由來

天道本禍淫險遠安能恃奸巧檻車纍致應自尤朕

顏猶詡懷恩稠阿睦爾撒納叛後猶上疏乞爲四部總台吉署衙尚稱定邊左副將軍俾颮王奏中多受恩圖報語露布正到啟程際叩

陵逺爲三日留天涯盡處消兵氣干戈包以虎皮収

千村耕牧本無事行因

釋奠文教修

涿鹿行再疊前韻丁丑影燈喜爆開

郡城。民風豐歉覘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辟詩

歲月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

天湊時誠好。其如審勢之人為。西師所至。仰蒙天祐。可刻日廓清。而

統兵諸臣各分彼此致失機宜狼子野心殊詭巧降番變亂凋

畏尤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皆因受恩驕恣自知罪狀暴著。懼罪誅討遂決計叛亂反

面不顧恩遇稠。釁罪致討重整旅肯使悖德殘

生留。七擒南人不復反三年克之罷方收身此

南巡心西海宵衣寧憚軍書修　涿鹿行三疊前韻（辛巳）詰旦發新城涿鹿樓轡行瀼瀼露氣重麥穎珠光明農家已期餅餌飽我戒滿言敢言好行館驛題憶向來成功蔵事誠神巧失之甚皆得之尤（見閑惑論）旋轉總沐
天恩稠筠冲扈蹕掄材留麟裒琅玕厥貢収更復伊犁農事修　涿鹿行四疊前韻（壬午）行宮近隣凹宇城至今四疊涿鹿行昨辛着定識僥倖前丁

擘畫恩分明。如願麥熟千村飽。去歲麥大熟 夏田苗秀誠亦好。不期秋霖忽致滂救災蒿目乏術巧匪民之過皆我尤。猶幸此方蒙

眷綢豫省河決乃大沴賑濟不數餘力留重臣馳驛往督築幸能竢子全功收往来巡狩無非事萬方方寸勵慎修

涿鹿行五疊前韻 乙酉

今日駐蹕鄚州城明日啓駕遵南行倏忽一夜今成昨荏苒来者今非明三年餘得桃花飽無去来今

惟靜好籍可喻四廵江東却是言實非譬巧人
有來去日何尤其間哀樂事已稠試看壁前
題句幾纖豪分為恒留所幸里民鮮菜色盖因
客歲逢稔收以此祈年益切切謹身宵旰愼厥
脩　涿鹿行六疊前韻丁亥翠華將臨漂榆城信
宿涿鹿方啟行春雲乍喜低四野旋惜過午曦
光明千村景象頗温飽屢綏之後盖藏好籌民
之政豈多方在敦本不在新巧津門畿輔近之

尤觀俗早應恩沛稠三十二年此初辛緣有事耳失遲留七十二沽詎遍歷繪圖撮要一望収予有志焉貴目覩斟酌故守無新脩

涿鹿行七疊前韻（庚子）

七言不似五言城短歌近體長歌行於此恰宜歌涿鹿歷歷舊作書辟明城村民象胥溫飽獄訟不興任卹好籌治蓋亦弗出茲詎在求奇及誇巧不為已甚去其尤（余於地方官民弊病有犯必懲從不肯顢頇了事然亦不肯逆億苛求書有詩云不為已甚去已甚總不外此意也）

勉斯恒以喻衆稠省方展義率由此吉行五十
清蹕留觀燈應節入夕收明朝遂與登程佾
涿鹿行八疊前韻辛丑隆興慶落臨潭城驛程按
頊由兹行兹州涿鹿蹟㝡古律書定火紀載明
不得已用鬪之錕軒轅詎以斯稱好止戈為武
勝劵操驅以熊羆傳涉巧行館點綴戒效尤無
過一宿憩從去聲稠筆硯精良幰几淨亦復樂此
構句留遠兹八疊前韻收實覺多矣綺言佾

涿鹿行九疊前韻甲辰常聞衆志合成城曰休曰助惟巡行時邁其邦

天子之設失其度戒亦明蠲租逭賦德期能惠施那計收成好去年直屬雨水調勻收成豐稔今歲因蹕路所經既按例蠲緩租賦其積欠向年因偏災民間所借倉穀亦普予蠲免俾近畿黎庶益洽盈寧之福務為實政祛虛文由來大道無小巧好為章句豈非尤涿鹿八疊韻已稠欲罷不能結習爾即今仍復一疊留苗綫詩本寫以收未足契乎業之脩　自

乙亥作潑鹿行至甲辰三十年中韻凡九疊十
首已全今春西巡過彼不復作彙錄成卷弆懋
勤以誌歲月乾隆丙午清和上澣御筆分鈐寶
古稱天子之寶猶日孜孜清心抒妙理乾隆見
天心寓意于物得大自在筆端造化含味經籍
叢雲即事多所欣體仁半榻琴書靜中觀造化
意在筆先筆花春雨研露

引首

御筆巡甸賡成鈐寶一古稀天子

鑑藏寶璽一有同春寓意于物漱芳潤寫心人情

為田用筆在心成性存存化工四氣為全施目

監在茲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養正圖詩二冊

本幅仿金粟牋本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記二冊第一冊三十幅第二冊三十一幅每幅縱八寸六分橫八寸七分行書

寢門日三朝問安承色笑失常心誠憂膳徹詢所樂允哉風人頌爲子止於孝寢門視膳 敎子乃稱慈莫要於擇師公望徹膊闕云非禮所宜助敎屏邪蒿依然直道遺膳斥鮑魚 富民信善言發

倉不宿善如傷本夙衷豈待溝壑轉高山切景

仰疊疊中心勉賑貸貧民　巘項道迴遥端冕丹書

勘敬義及息欲所爭勝一念詎惟戒寧玉萬古

垂君鑑丹書史戒　道充與弼承環立咸惟聖得一

已為艱求四其奚稱能不聽朝乎萬目惕以敬

臨朝四輔　桐圭命擇日史佚箴戲言盡美未盡善

宗元有讜論所嘉在從諫其事可兩存桐葉封虞

繫解因自結於士信愛敬豈無僕隸人足以供

使令宣尼亦有言文譎而不正（自結履繫）炳火爵

衛客犨之牛口下固宜羣臣爭孰非入朝者不

以小巳大旱論千秋寡（丞用賢人）飲君致君樂遷

豈能無亂卜晝未卜夜不過能救半傳稱蕪仁

義阿好乃過贊（戒君節飲）移相及民歲孤立將焉

託載拜賀善言天高聽卑諾三舍廿一歲或亦

失穿鑿（善言格天）躬耕妻饁餉相敬如大賓臼季

因識缺薦賢掌下軍燕好慎動靜鳴來還誡君

夫婦如賓　善相善觀友吉惟自取耳荆君悟其言

虛懷収俊士。魋顏笑蔡澤唐舉真小矣托相獻規

茅門擬應皋。入者必下車廷理雖執法御者誠

何辜蹂霤至戮人荆刑亦甚乎廷理執法　巡軍尉

勞寒士如挾纊煖行師固尚義濟仁用衆本含

輙語子革相去豈不遠仁言動衆　臨觀非德義其

樂未為廣勸善以戒惡輔導資忠讜晉侯誠渴

賢司馬應上賞因樂求賢　士會實晉彥嚴冕登廊

廟。進善不善遠泰乃數晉盜武仲對季孫。亦稱

知政要得賢弭盜。周廟右座器非尊亦非爵宣尼

闡明訓義富其言約思平聲有滿不覆凜乎御朽

索敧器示戒廟階立金人緘口銘其背言鄙中事

情。如臨師保誨於恒尚慎茲刻其為綸綍叶金人

示戒崇堂列賓筵鳴玉白珩訊譁囂非楚寶英

賢斯登進王孫誠善答簡子乃失問賤貨尊賢。層

臺俯洪波酣飲樂乃泣舍死無諤諤紂已在默

黙邑君尚憶忠天王可遠直（泣思直臣）蹇老箴安
于忠信及敢失心緩宜佩弦此物此志耳用是
治晉陽推行糴惇史（詢求政術）逢君善順承進過
巧無比六年不爲暫曾未進一士欒激信佞人
致之者簡子（誅絶佞人）枚卜問李克克曰觀所進
商質端不肖成困佩相印課臣在尚質國治天
助順（咨訪相才）式車過段閭尚德乃下己欲相干
木辭致祿國人喜禮質非務名秦兵還爲止（式閭）

禮吉。之任亦三端。要在手親辨誰非入晦者久乃愈明顯。治鄭人不欺文侯敎實善政術諭下欽樂天復雨。宜止乃命駕期獵往罷之皮冠招豈詐。綸綍愼所出令名繼五霸雨不失期委政國未治寧無蔽下情毀譽防左右實蹟使按行烹阿封即墨。齊威信英明旌賢去姦敝袴命藏之云待有功贈。雖多渴賞人聞之更誰屢顰笑固宜愼。袴賞陋且佞敝袴待功聽行貌雖醜侍者阿姣麗

說鏡而惡士明已不知類鄒忌曾發端同歸此一致并窺示警隆準起山東得之以鞍馬省書知大意非務章句也誰云不喜儒乃慕真儒者教子

務學

以上第一冊

弱翁相孝宣條奏廿三事意不在紛更謂古今異制勸重農圖備更爲識要義條陳故事定陶初好學習法律文辭加服遺之國旌勸傳一時入繼政乃亂虛名害可思嘉奨

勸學

十歲通春秋啟迪誠善矣家居屬有疾擁

經而前視永平有實政重道復如是（下車問疾）魯

論傳細君授帝承寵遇遣使常質疑研精窮理

趣面咨乃未傳或亦同溫樹（遣使質疑）賜錢惜郎

官不俞館陶求百里苟非人民將罹困憂恩義

兩無害顯宗策允周（愛惜郎官）抱兒獻水蓏意各

有所喻恤孤清擊強仲遠實善悟淳于說鄒忌

微言導先路（托物喻政）束帛聘南陽降殿問失得

爾時政多疵未聞匡濟策白駒固休風虛名亦

奚益禮聘遺覽　林宗告童子當精義講書照對人
師難如絲附藍朱躬行勝佔畢識超成人殊師事
名賢　勅子讀諸書。純駁似相間迪德在救失固
亦有所見手澤依然存齡焉竟已漢。教子讀書　宣
子甫十齡傷指改容悲毀傷即不孝誠非為痛
啼忘身及親者可以翻然思傷指自悲　朝暮運百
甓習勞歷厥躬豈不遑暇逸詎學清談崇昭烈
歎髀肉有志後先同運甓習勞　相馬語誠信貴之

禍延人。叔敖有芳踪。毋寧害己身。顯達埒王公。

乃惡元規塵。不賣的盧 觀刈圃甚快。遠刈則甚勞

胼胝歷三時。錢鎛始一朝。實言寧為讜。何致握

手蕭。觀穫進規 布衣據江左。人情悉賢奸。猶自勤

庶政。揆籤警夜眠。開創率無逸。守成鮮知艱。揆籤

警寐。弧矢少所御。尚未盡其妙。況乎治理微。更

宿因須詔。文皇善絜矩。萬古垂政要。弓矢喻政 宏

文聚四部。時彥引六人。不惟研經史。政務兼諮

詢。固宜貞觀治、幾與成康臻關館親贊撥反時已

平。暇猶引衛士云不以穿池為師教弓矢納諫

帝所長詰戎又如此習射殿廷聞之古人言忠孝

非二事、珪以對魏王可謂知要義所習在為善

此物猶此志崇師問道虧膳盡宰職申減據戴禮

引過致答謝孝敬固賢矣三復黃臺瓜高宗昏

無比上書減膳。出入省無逸、開元治臻泰天寶相

李楊。乃以山水代有初鮮克終萬古垂明戒觀圖

自警

薛王屬有疾煮藥然帝鬚病痊鬚何惜史傳頌友于。友于貴中肩僕寺豈一無（煮藥然鬚）攬鏡忽不樂。殊瘦因相休。貌瘦天下肥乃為社稷謀。敬肆一念間播越亦已求（克己任賢）

元宗初勤政每自擇刺史宋州宴從臣舉酒褒寇泚惟良二千石。課吏宣同揆（獎勸循良）

養身惟寡欲治世務愛民內聖與外王。言實而弗文藝祖書之屏可謂善尊聞。（樂受格言）

唐宗放三千。宋祖惟一百

數匪減前人三百守宮掖怨曠內外鮮善政光

史策散遣宮人屏後二大甕以置投文簡滿即焚

之衡相業並亦顯同云慎無稽得無失從善遵守

循章諭德諭以德顧名當思義所繫在宗社詎

必工文字子明信良規士遜能觸類論字知非報

罷讀論語普沆先後同可謂識大體更張非所

工水旱日疏陳太初尤醇忠常讀論語避驄權幸

潔知蜀琴鶴友每夜露香告得曾同者否不可

對人言。君實未嘗有。焚香告天。　孝先鈐錄古弱俟
此津逮。納忠如一轍。詎在丹青繪可以鑑千秋
躬行慎自勵。借事納忠。　右戊寅夏所作題養正圖
詩六十首。茲山莊待獮秋閏幾閒重書成冊亦
三復白圭之意耳。丙午閏七月御識　以上第二
冊。每幅分鈐寶。乾隆天地為師。即事多所欣。寫
心。人情為田含味經籍松竹一庭道心。愛竹學
心虛。莊敬日彊化工四氣為全施吟咏春風裏

如水如鏡筆花春雨研露落花滿地皆文章意
在筆先烟雲舒卷几席有餘香菑畬經訓中和
秀色入囱虛學鏡千古繪月有色水有聲見天
心含英咀華叢雲用筆在心取益在廣求月明
滿地相思水月兩澂明衆花勝處松千尺讀書
依竹靜落紙雲烟潑墨大塊假我以文章成性
存存扇以淳風靜中觀造化半榻琴書浴德澂
芳潤垂露筆端造化日盥在茲保泰體仁齊物

游六藝圖樂意寓靜觀墨雲寓意于物𫉬水月
在手已有同春妙意寫清快幾暇臨池觀書爲
樂陶冶賴詩篇得象外意乾隆宸翰絜矩追琢
其事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大宛馬歌并識一卷

本幅宣德箋本縱九寸橫四尺七寸三分行書

今之哈薩昔大宛嶠山神種古所傳烏孫中閡阻聲教攘為己有曾貢閼不仁之守再世幵伊犂萬里拓幅員哈薩布魯爾向化無他為賫敷敬虔騕褭汗血實方物左右部長及可汗遣其首領遠來獻却之失望厚賚還駩騢騮騅類實

彩匍匐牽跪陳墀前為龍為騋各夭矯雄姿逸態英且閒流珠歕玉誰則見奔霄追電有必然往者貳師求善種徒勞數萬悲少年致一二耳猶豔誦奚稱歸德開遠門闢疆勤遠非本意人歸天與寧可捐人歸天與寧可捐作歌自警示後昆

右己卯作大宛馬歌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內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為漢

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咸是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國何地不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阻閡曶昧遂以為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即我朝西極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疆域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史記載康居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則康居

回他人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為匈奴所閉及
已抵大宛而大宛遂能為發導䆁驛抵康居是康
居本聽大宛役屬也唐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
窳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五王之一而唐顯
慶中以為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証故哈薩克以
漢語言之則為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
近三十年来軍吏遂經貢使運接汗血之馬服
早獨樹之蹟寄題非如前代鑿空者比此歌與

丁丑按語。固相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

重書是卷因識之　乾隆丙午嘉平御筆鈐寶

三。靜中觀造化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呈材括地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日監在茲典學勤政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伊尹周公諸葛亮論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二尺九寸行書

伊尹周公諸葛亮論　輔少主而能格其非終成令辟者伊周尚矣諸葛亮有伊周之能而未成其志斯可哀焉是以叙而論之　夫千古之君孰非受

天之祿者哉然錫祿在

天而能否承之則在為君之人不惟其人之身尚視

其祖宗之所以基命宥密制治保邦之深淺有以荷鴻庥而垂永祚如太甲成王是矣太甲云湯弗遠成王去文武亦弗遠成湯文武之澤未斬也是以伊尹幽王復辟克終厥德然孟子已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矣若夫成王之過未如太甲三叔流言起自近親周公天子之叔衆所仰望若如伊尹營宮之事則天下歸心成王不得為王矣周公豈肯出此亦惟

有避之而已不忍為伊尹之為也孟子所云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蓋求其說而不得強為之辭並伊尹之志亦失之矣終以雷電示警親迎公歸稱守成之令主者首數成王非周公之德有以感天而格王乎且成康之後令何在焉而元聖之祀千載東魯其百倍之勝於有天下者為何若予獨惜夫諸葛亮之有伊周之能而未成其志遇劉禪之昏足以

亡漢則亦有說焉蓋光武明章之德不及成湯
文武遠矣不惟五世而斬而又加之以桓靈之
殄德
天之厭漢久矣諸葛亮一人其能挽漢已隳之運哉
且其時外有强隣自救之不暇使亮為伊尹之
事蜀中先自亂安能尚存乎予讀出師二表實
矜亮之心且憐亮之不能為伊尹之事而終於
責為人君者當識

天難諶命靡常兢兢業業以永保其祖宗之基或庶幾乎乾隆丁未新正月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𠁊時尚論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横二尺八寸七分

行書

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　古今鴻戰以少勝衆遂以定天下之基者有三黄帝誅蚩尤於涿鹿尚矣遼古荒畧莫可悉紀我

太祖殲明師四十萬於薩爾滸别有著論其一則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也獨范曄所記欲張大其

事反有未達事理者是以叙而明之　夫莽兵四十餘萬號百萬是誠勁敵也諸將逡巡無定志光武爲之圖畫成敗以十三騎出城召兵自將步騎千餘犇敵此其神武勇畧爲何若既又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誅王尋遂以大潰敵兵追奔百餘里解昆陽之圍海内響應而漢家之業遂大定然光武所以能如此者亦惟求是於

天立志不移用能見大敵以賈勇合衆志以成城耳而睢未言及此也乃稱莽軍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此語則失之不經矣蓋自益烈山澤犀象非中國所有雖有虎豹其去人亦遠終不可如牛馬之類畜而馴之驅而使之戰也睢蓋誤謂黃帝教陳熊羆貔貅為勇銳士之號而遂以為實有其事耳路史之注辛已明之或曰田單之用火牛非此類乎曰以田單之火牛益足

謚虎豹之屬有蓋牛六畜之一束兵於角束葦於尾可聽人為之穴城出牛燃尾使奔牛必向前奔而敵駭此事之所有也虎豹野獸也柙而畜之或可其能如牛之聽人束角束尾乎一出柙必亂奔橫跳或且噬欲柙之人而已聲上軍先自亂其尚能威懾前敵乎予故笑范曄之不達事理而猶效司馬遷之恠誕紀事嗚呼作史可易言哉

乾隆丁未新正月御筆鈐寶二古稀

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闡諟彰武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並冊題樂律全書詩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八寸八分

行書

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　憶昔於香山曾聽唐

侃琴移如餘古風謂勝箏琶音其後定韶樂

皇祖書沿尋乃悟古在茲一字一絃吟唐侃內府旗人曾出兵受

傷善彈琴任副都統後年老乞休居香山乾隆

辛酉年曾聽伊彈琴音節抑揚謂即古樂屢有

詩嘉之及後釐定中和韶樂細繹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密一字一弾乃知古樂琴聲均屬一絃一字非如俗所弾世俗之繁音促節也虞書律和聲何有揚與沉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而總不外一字一弾若一字數弾則有抑揚往復以圖悅聽之為是俗工曲調非古樂矣茲蒯載堉譜亦可謂用心指法雖闢俗十六煩弗禁叶甚至譜迭譜作七世俗琴譜所載指法右手有二十四勢左手有二十九勢合數字減筆為一字其上半記左手指法及徽數其下半記右手指法及絃數如曰廿取散字起筆謂右手散弾左手不按徽也曰七謂七絃也曰乙取挑字一乚謂右手食指挑絃也字與中實無此等字可知非古矣

勾。讀作三。如曰大。謂左手大指也。曰九。謂大指按九徽也。曰勹。取勾字一勹。謂右手中指勾絃也。曰三。謂三絃也。今載堉亦用此指法。何異俗譜所載乎。幾不隣哇淫。古人幼而學操縵昏所任授此譜以習。安能踰林。操縵所以和性情。人人皆可學而能者。以其簡也。若如俗譜所為。必久工斯技方可。豈人人所能乎。操縵在所擯。四字謂正應和同。長何堪。叶。朱載堉琴譜所載關雎章。雖一字一絃。不用俗譜吟揉綽注抹學撮掄等五十三勢。然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四聲。長至十六彈。已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不免煩手之譏。且於琴尚可。今配以金石竹匏之類。則不成章。實近日命樂工親試而知之者。載堉之意亦欲以復古。不知

古人之律原有清濁長短之節。然亦祇于一句數字之內。分抑揚高下。不得于一字一音之內而復有抑揚高下。轉致趨于繁縟。徒為悅耳之具。而于詩歌字義究不能晰。則古人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又安在乎。是戴琦之譜欲避俗而仍不免于引古入俗也。韶樂用正聲。應和同弗侵。今中和韶樂一字一彈。祇用正聲。不用所謂應和同三聲。非特迥異俗樂之一字數彈。即朱載堉琴譜之十六彈。亦未可同日語。而所謂應和同者。實亦後人所闌增者。豈虞書所有哉。宜引今合古。戒混古襍今。今琴較琶古。然非古琴。諶韓蘇大手筆。可曾此酌斟。

按昌黎東坡二人。實博古大雅士也。其聽穎師

賢師之琴、骨可謂極力摹寫然亦何嘗不可用於箏琶之類則與白居易之琵琶行無大殊也穎師賢師不究其禪律而習琴焉不可謂務本而其所彈、想亦俗調韓蘇未嘗闢之且一絃一音、與一絃數音並未明論其與古合否也以致西清詩話、及彥周詩話辨論弗已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予以為愈去愈遠而總亦未曾指出韓蘇之實未臻處也予翻悔向之以唐俗調為

古樂而今方知一字一音之為古樂無取𢇍音

悅聽較箏琶略清之俗調琴也夫學問之道無

窮止之日設非今之細心審訂即以昔之俗調

琴為古樂矣推之萬理萬事孰不如是余是以

老而益勤于學耳

再題朱載堉樂律全書　琴譜踳知古樂非見前

題載堉琴譜詩全書更與辨淵微欲求廣博失精覈

聖制由來總範圍載堉所著樂律全書于定律審音之道不能會通原委誤解古書師

心聽說。是以律呂襍用，淸濁不分，其略駁不可枚舉。茲命皇六子與館臣等欽遵 皇祖御定律呂正義，詳加核覈，逐一指駁訂正，蓋仰見 聖製精微，理明數備，爲千古不易之準，而載堉之謬，亦一覽瞭然矣。

譜書工尺漏宮商，數典與徒令意渺茫，祇備一家言或可，束之高閣正相當。載堉譜中有工尺而漏宮商，則是其混古襍今也。

小令由來格已界，烝民那得強上聲填詞。載堉譜中，有立我烝民章、思文后稷章，以豆葉黃、金字經曲牌分譜。夫取古歌頌配以時曲小令，是援莊雅而入于里俗矣。即此一端可該全部，其錯雜舛謬，不足與言樂，不待深辨耳。一端已足該全部，不可與言樂可

知　乾隆丁未仲春。御筆鈐寶三學鏡千古古稀天子之寶。

引首

御筆　道古聽真　鈐寶一古希天子之寶。

鑑藏寶璽寫心卍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卞和獻璞說一卷

本幅螺箋本縱一尺一寸四分橫二尺九寸四分行書

卞和獻璞說　或問卞和獻璞之事為有乎為無乎曰無何以見之曰以令和闐之玉見之和闐之玉有二一曰山玉取之山一曰水玉取之水取之山者其質大或至八九尺然間雜石性者有之取之水者其質小至大者不過尺餘光

瑩屮雜石性蓋受水性潤故也故恒以水玉爲良此歷年貢自和闐人所共知者若和氏所獻赝爲良玉必出自水者既無雜石性之理安用玉人相之以爲非玉而被刖繼之哭以血而始明其爲良玉哉此之誤必在璞之說矣蓋玉未治爲璞見玉篇或山玉之雜石性者而决非良玉之産水中者也亦决非璞包玉不見必待剖而後知其爲玉也若玉皆有璞包之必待剖而後

得則令和闐之玉多無萬誰為一一剖之乎此不待辨而知玉之不在璞中必待識者剖之而後得也且卞和之目亦與人同耳玉人攻玉久矣豈不能識玉而和識之即以為誑其罪亦不至一再刖足也夫以雜石性未治之璞去其石性理而為璧亦恒事耳奚至豔稱千古乎蓋韓非自嘆己之不遇時人之不識己設為此謬悠之說以自喻耳然非非不明敏達時務者觀其

說難之文反覆論辨曲盡人情既達時務盡人情則應薄世髙蹈以全其真又何必為此謬悠之喻以惑後世乎余故曰無此事也　乾隆丁未孟秋御筆鈐寶三一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觀書為樂

引首

御筆　懷珍關謬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遺悶十韻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七寸行書

遺悶十韻 仕簡黄承恩任兩提督一南一北互盤旋 上年十一月賊匪林爽文等肆逆黄仕簡任承恩過臺灣勦捕意謂么麽小醜不難立時擒獲不意黄仕簡任承恩二人一南一北互相觀望遷延數月殊深憤懣 與之暇乃賊生計之出奇因軍久懸 黄仕簡任承恩彼此觀望不思激勵將士出奇制勝轉與賊以暇俾得從容生計抗拒官兵曠日持久未即蕆功 以致鳳山得而失 鳳山于上二月廿一日已經收復後賊匪復來侵擾而總兵郝壯猷恇

怯無能敗回郡城兵丁潰散黃徒稱鹿港守之
仕簡安坐郡城此南路之誤也
專、任承恩在北路、即應整頓兵力自北而南會
同黃仕簡設法擒捕賊首乃株守鹿仔港藉
辭堵禦此北社鼓烏合路梗塞港聚蜂屯野蔓
路之誤也
延賊首未得即時就擒遂致黨匪得以肆出侵
掠迫脅良民于是大肚社二林社蘇豆社大
武攏社、笨港鹽水港竹仔港東港等僨事自應
處賊勢蔓延南北通衢俱為梗塞
示明勅、者功爰更易英賢、行軍之道貴于賞罰
嚴明黃仕簡任承恩
遷延悞事因令等問解京治罪郝壯猷畏逃回
郡亦即于軍前正法明罰勅法不得不爾又幸
予燭于幾先于新正即調李侍堯為閩浙總督
馳往辦理軍儲特授常青為將軍恒瑞藍元枚

為叅贊飛渡臺灣督率增兵相機進勦

請兵莫不速遞簡往

常青于三月初九日抵臺灣。目擊賊匪猖獗勢須厚集兵力節次奏請添調官兵隨令先後陳調廣東浙江福建駐防滿兵共四千名綠旗兵共一萬四千名不但如數調往。且于所請之外復添調漳州兵二千名廣東兵一千名分往常青藍元枚二處以冀尅期奏凱綏靖海疆蓋責人以勦賊成功而不與之兵朕豈為之但遠隔重洋恐調遣畧緩為之焦急

底績惟期奏凱

還西嚮東防非上策掄精選銳在礮堅

常青至臺灣後意欲廓清南路等獲賊目莊大田再往北路會勦林爽文乃賊計狡黠見大兵俱在府城諸羅軍弱故作窺伺府城以牽綴官兵實欲攻逼諸羅而常青等西嚮東防亦非善策因屢次申諭

常青酌留將備兵丁堅守郡城竟當簡率精銳直趨北路沿途勦殺打通斗六門一帶與柴大紀紀聚會其鹿仔港止令普吉保固守藍元枚帶兵亦自北而南與常青等合兵一處則兵力既厚軍聲益壯直攻大里杙為擒渠搗穴之計迨林爽文一經拏獲其餘賊黨無難立時殲滅矣

軍機曉夜重籌畫驛牘海山遥望臺予因臺灣之事已經半載雖常青等屢得勝仗殺獲賊匪而大局尚未免定為之宵旰籌畫盼得捷音惟海道遥遠軍報不能速達未

要以安民蠲賦普臺灣自逆匪滋事後免時切縈念耳閭閻未免避賊遷徙有悞農功早于二月內即

降旨將臺灣府四屬本年應徵地丁錢糧普行

蠲免用示

軫恤矣

仍虞貴糴運糧運臺灣素稱產米之區漳泉各府向資

接濟。令年賊匪擾轉藉內地運送軍糧。因念
閩省必有貴糴之虞。節次降旨。令江南浙江江
西四川運米九十餘萬石。並據舒常姜晟壽觀
湖北米十萬石。陸續運送至閩。俾民食益臻充
裕。糧價不任人予誤將誰諉。紀實聊成遣悶篇
改增昂
乾隆丁未孟秋月中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
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壽策抒懷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已有同春半榻琴書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詞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一尺七分橫二尺七寸五分

行書

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　待漏院記理正言明膾炙千古無可雌黃然彼在臣言臣知一而未知二故題之辭　記中歷箴相臣賢者一邪者一庸者一列為三等亦既彰往者規將來可以為執政者之龜鑑矣但所謂一國之政萬人之

命懸于宰相則吾不能無疑焉夫此三等之人
豈能自用用之者君也若為君者不能自用其
臣而或資于人焉則賢者不成其為賢邪者蓋
肆其為邪而庸者且將自喜其為庸矣是則一
國之政萬人之命不懸于宰相而懸于為君者
明矣然而識此三等之人豈易易乎必存于心
者克己而復禮接于物者大公而至明茍不如
斯三等之人紛陳于前而無所主張去取天下

之政。將日壞而不可收拾非相臣之罪乃為君者之罪也禹偁所云君逸於上。臣勞於下。當與王褒所云。為人君者勤於求賢而逸于付人之語並觀之然亦終無可逸之時則其義見于周公無逸之篇。茲故申繹其旨而題之辭。以戒後之為君者且以自戒也 乾隆丁未九秋御筆

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御筆。 握原挈要。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諸羅圍解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六寸三分。

行書

諸羅圍解。大紀柴。復諸羅乃在春之首諸羅前被賊匪林爽文糾衆搶佔經柴大紀帶兵攻擊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田洋進兵賊人閉城堅拒卻能成奮勇先登。攻開城門我兵乘勢追趕入城賊人由北門而逸柴大紀入城安撫賊勢少卻侵尋未掃穴巢被圍之久。維時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不能督兵奮勤于是賊衆復合繼而常青等渡海之後奏請增調官兵亦未能決策制勝以致柴大紀被

圍數月。皆數人因循貽悞之咎也

督飭速解救降旨頻頻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柴大紀素爲賊所畏憚。于是林爽文等專力環攻諸羅。朔經降旨催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救援。乃常青祇令總兵魏大斌帶兵一千五百名往救。中途接戰不利。轉傷官兵一千餘名。實堪憤懣。所嘉柴大紀勇而謀更富叶能聯軍民情同心爲固守。壯士奮戰鬭。義民資糧粮以糾佈大恩預免明年賦叶。柴大紀勇而有謀。當賊匪攻犯縣城。並扛橦枋車圍攻西北兩門。柴大紀督同官兵義民奮力勦殺。設法堵禦。用砲擊碎枋車數座。打死賊人數百。賊貽畏歛。迨後賊匪屢次圍攻。柴大

紀悉力捍禦得保無虞其時魏大斌所帶火藥
銀糧被賊攔截不能前進城內紳耆舖民挑送
飯米涼水以給軍營又有樹腹村義民亦運糧
接濟該義民等踴躍急公均屬可嘉春間業經
降旨將臺灣全郡本年錢糧蠲免因再將五
十三年分應徵錢糧預行豁免以示優奬茲
因蔡攀龍勦進敗羣醜進而復出攻梗路資通
透叶不似魏大斌入城增食口常青聞魏大斌失利之信復遣
綏兵蔡攀龍帶兵一千六百名由鹽水港往援
茲接李侍堯奏據署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
八月十七日蔡攀龍等到鹽水港于十九日領
兵前進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邱能成為頭隊
蔡攀龍參將孫全謀為二隊柴大紀亦帶兵接
應入城軍威大振而蔡攀龍等於二十二日復

自諸羅打出以通道路實屬奮勇可嘉較之魏
大斌既損折官兵大半所餘數百名兵入城一
無所為不惟無濟諸羅而諸羅反
增食口其功過正自昭如黑白矣諸羅之圍解
焦愁釋心紐賞罰示勸懲惟公明以副重臣將
至彼百將掄雄赳此次諸羅解圍在事出力諸
人柴大紀捍禦有方謀略素
著蔡攀龍帶兵援應最為奮勇伊二人已擢用
提督賞戴花翎特加賜玉韘佩囊用示恩眷其
副將貴林即擢用總兵參將孫全謀即擢用副
將遊擊楊起麟鄭成能俱擢用參將並賞戴花
翎一體恩賚至魏大斌畏怯無能。即立予罷斥
仍令在軍營効力贖罪如此賞罰公明將士等
自必倍加感激奮勵。現在令將軍福康安參贊
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往附

江飛渡至鹿仔港。桐檣直擣賊巢。令諸羅之圍已解。先兆已佳。即日福康安到彼統領大兵奮勤。自當勢如破竹。先兆已報佳。大功成在後。佇佇盼捷音馳到耳

待縛二兇露布星飛走　乾隆丁未季秋月中

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攡冠先聲　鈐寶一。古希天子

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

寶笈三編。典學勤政。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水師提督柴大紀奏固守諸羅信至即加恩
封為一等義勇伯詩以誌勸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橫五尺七寸八分
行書。

水師提督柴大紀奏固守諸羅信至即加恩封
為一等義勇伯詩以誌勸　正月諸羅克復纔
結營牆築更溝開。柴大紀于正月克復諸羅之
時即相度形勢分兵劄營于
縣城四門外要害之處迨六月杪賊勢猖獗遂
環營開溝。並堆築短牆安設大砲二十八尊以

為禦賊之計。營盤甚爲堅固。是以賊衆疊次攻犯。俱爲官兵所敗。旋聞夏杪賊猖獗。竟敢城攻恣擊豗。以少勝多策真壯。聯孤為衆志猶恢。節次據柴大紀奏稱。逆賊林爽文糾衆萬餘。不分晝夜。接連來犯營盤。并將八獎溪用土石壅塞。決水泛溢。以阻援兵來路。又用大板木車。中藏鎗砲。挽以四牛分路衝突。俱為柴大紀設法抵禦。令人挖通填溪之土。放水順流。並用大砲擊碎木車。殺死賊匪無筭。皆由柴大紀調度有方。聯絡義民之心。故能衆志成城。以少勝多。屹然不動。如此為國宣勞。實為難得。每于披閱來摺。嘉獎之意。真不可名言也。義民勇士感誠篤。禦壘輸糧弗懈頹。柴大紀激勵將士義民。人皆感激思奮。當諸羅被圍日久

單糈漸乏。而耗。大斌所帶火藥銀糧復被賊攔
截不能前進城內外紳耆舖民挑送飯米涼水
接濟軍營歷久
弗懈甚為嘉軫
有旨相機計求別。直陳固守志
毋迴。前因賊眾窺伺諸羅。百計攻擾而常青先
後所派援之兵總未能即至。惟恐柴大紀
激于忠憤。堅守與城存亡之義。固守弗出則反
失一臂臣是以降旨令其酌量情形如力有難
支。不妨率領官兵整隊而出並慮義民受賊戕
害于心有所弗忍諭令設法捍衛出城再圖進
取。乃柴大紀接奉此旨。覆奏縣城一切守禦久
經佈置周密且城內數萬生靈不忍委賊毒手
立意堅守。以待救援與予軫念義民多方愛護
之意適相脗合批覽之下為之墮淚。似此忍飢
固守心志益堅惟知以國事民
生為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
析骸為爨雖未

至望眼已穿待援去聲来督飭進兵莫遲且優須
加爵賞宜哉據柴大紀奏諸羅情形兵民皆以
花生地瓜野菜充飢尚能忍餓堵
殺賊匪柴大紀疊次移文將軍常青轉催恒瑞
普吉保迅速救援而二人以鹽水港笨港地方
緊要且慮後路無繼不可輕離為辭未念柴大
紀待援甚急不可少緩因即馳諭普吉保令其
速統大兵往救接濟糧餉鉛藥以保無虞柴大
紀力捍危城忠肝義膽發於至性其在臺灣勤
殺賊匪勞績最著即此守城一節堅志不移尤
為難得應加恩封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賞
銀一萬兩俟大功告竣後再行優加封賞所有
諸羅義民負弁官兵激發忠義同心固守實堪
嘉奬昨已降旨將縣名改為嘉義再將五十四
年闔縣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並令查明出力負

弁。咨部優叙。其隨營兵丁賞給兩月錢糧以示
獎勸現在福康安迅抵鹿仔港兵威壯盛士氣
百倍。自當即日破賊解圍擒勦首逆林爽文等共奏膚功以靖海疆而安黎庶畀
重臣
勁旅兹將到翦寇書勲凱宴陪　乾隆丁未長
至日。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
孜
引首
御筆　嘉勞勵勇　鈐寶一。古希天子
後幅臣工恭跋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臺灣逆匪林爽文作亂。攻陷彰化諸羅二縣。南路賊目莊大田應之。總兵柴大紀禦賊于鹽埕橋。轉戰甚力。次年三月。收復諸羅縣。繼而賊大至。圍之數月。糧幾絕。將軍常青分兵救之。圍未解。

上嘉其固守。擢大紀提督。且慮其力弗支。

容勅相機全師而出。再圖克復。勿泥城存與存之義。大紀上言誓死弗出。辭頗激昂。

上得奏。益感動。至為揮涕。立封大紀為一等義勇伯。

製詩嘉奬。並

御書長卷以賜。迨九月。臣福康安率師渡海。既解諸羅之圍。始聞大紀弗突圍出。乃城中義民固止之。非大紀意。又所陳困憊狀。多不實。密陳之。

上心重大紀前勞

申諭臣福康安者。至于再三。是年十二月。侍郎德成自浙江查勘海塘復
命。大紀浙人也。因
垂詢焉。則以所聞貪黷延玩。實不厭望對。乃
勅下浙江撫臣琅玕。浙閩督臣李侍堯。察實既而琅玕奏所聞與德成合。且訊其家屬自調鎮臺灣寄銀累萬。贓穢有迹。李侍堯復勘其巡查彰化。侍即聞賊匪滋事萌孽。託辭回郡。比聞官戕城陷。又未即整兵前進。文首諉讓而後行。及其他奸利事甚悉。五十三年正月。奉
旨褫職。逮問時兩逆渠已就擒
命臣福康安竟其獄。則益得其縻弛貪縱。逗撓欺飾狀下大學士九卿論如律
詔逮至
行在。
命臣等復訊之。先是侍郎德成發大紀罪。旋奉使

臺灣勘估城工無讞獄責大紀既辭窮乃誣
引總成在郡日缺鍊兵民以實其言莫有應
者將冀以自解而訊無左驗獄詞上
上悉其狡詐乃出前申飭臣福康安諸
諭旨俾卒讀大紀始伏地叩頭涕汗如雨
廷訊款服遂伏誅自柴大紀受封以來臣和珅臣
王杰臣福長安臣董誥日侍
帷幄臣福康安更身歷行間皆親見其始末
紀自奏力戰鹽埕橋與被圍援絕得
旨令擇便衝出而效死弗去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宜我
皇上為之感動垂淚
賜爵賚金至於
製詩褒美
親灑宸翰而眷猶未已也迨其欺詐漸敗而我
皇上猶兼聽並觀始覺其所言多不實

詢問所及，莫敢匿情，前後罪狀，因盡發露，是則始
之封之獎之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既而
發其事于內外大臣之言，定其獄于浙閩兵
民之口豈非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者乎我
皇上臨御五十三年賞功罰罪從不預設成心惟
視其人之自取而應死者有一綫可生之路
必為之縈迴惻隱，而未忍即誅焉方大紀初
逮至
山莊，獄已弗疑
上意猶憫其戰守微勞將緩其死乃復以抵飾誣
臨自速罪辜益仰見
皇上大德同天而人罔上不忠匪獨公論所不容
鬼神亦必陰褫其魄也是卷蓋貯
懋勤者與
賜柴大紀卷並

命臣等紀其崖畧于後乾隆五十三年七月臣和珅臣王杰臣福康安臣福長安臣董誥恭識

鈐印二臣董誥印載筆

鑒藏寶璽凡有同春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橫三尺行書

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

斗六門既取直前抵賊巢躍溪飛馬渡掃穴短兵交

福康安等奏官兵于十一月廿一日攻克斗六門之後次日即撤調埔心二林舊存之兵移駐水沙連山口隨向大里杙進發因大里杙東倚大山南繞溪河水勢甚深福康安等馳馬先渡賊匪乘官兵尚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人三面圍裹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如雨四

一川屯練及廣東廣西兵丁亦即爭先涉水攬殺一處。殲賊甚多。天色昏暮。于溪邊整齊行隊以待。移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撲。官兵屹立不動。鎗砲大震。賊匪旋即敗走。適刻又沿溪溪來撲如此往返五六次。至丑刻攻撲愈力。隨用短兵相接。殺死賊目賊匪數百人。計自日暮至黎明。官兵力戰一夜。痛殲賊衆無筭。實屬可嘉。

背壘犯雄陣乘宵揮遁鞘

廿五日卯刻福康安派兵一面與賊接陣一面率同巴圖魯侍衛等分路攻入賊巢。殺死賊目十餘名。賊衆二百餘名。生擒賊劉懷清林茂叢訊林爽文下落。據供林爽文見官兵壯盛。不能抵敵遂于夜間帶同眷屬。逃入大山。隨即分派官兵入山搜捕。并諭令番社一體擒拏。是此時林爽文亦不過苟延殘喘。斷不至稽誅漏網。惟 渠魁盼望擒獲逆首。日內信至。甚為急切耳。

猶待獲盼切捷旌捎　乾隆丁未嘉平御筆鈐

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先春吉報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八尺三寸。

行書。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耑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憝弗鄰，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

以示後人者。向之三子惟深感
天恩豢厚。貺次之三子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
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
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
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
百餘年之間率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
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
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

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筞之予心

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為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勦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黃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兩月餘逡至與賊以戰日以滋蔓幸予於正月初旬值李侍堯入覲即命往代常青為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郝壯猷于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逃即置之于法常青遂于初九日引部於湏

兵威屢挫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司郡城必失守仕閣或被賊獲特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為遲也既而常青祗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

天啟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因守郡城未能親統大兵往救諸羅藍元枚正籌會剿旋以病亡又幸予于六月內早令福康安來覲熱河即命于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赴閩省並預調川湖

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閩維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　天啟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艤至幾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為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畧定而啟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于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

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掃蕩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速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夫遲之在人而

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昔年開惑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

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明慎用兵則予為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

天命屛已私見先機懷永圖方寸之閒日日如在三
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
尚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
大勳此非
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
天鑒乎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
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
已用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

家以正月朔旦值剥蝕爲兵戈之象遠者固莫考自漢至明屢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元旦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其本係政治廢弛。及僭偽朝無論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其年俱寧靖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寂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反。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佑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此其有驗者也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余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剥蝕亦可筭而定也既定矣

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惝怳之間且亦乏計預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爲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維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耳至于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

違不失於應幾速不失於不違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畧之書書成即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為之序矣　乾隆戊申仲春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師貞紀慎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寫心用筆在心墨雲卍有同春清心抒

妙理扇以淳風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五寸橫五尺七寸五分

行書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蕆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狼狽為奸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尚存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禍被獲則昕以謀自全而俾逃生入山固易

追赴海則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入海則追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預飭茲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
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
衆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
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楓港發兵
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
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

擒一百餘。追至茱城賊衆愈多然恐攻撲過急
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
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
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
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勦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
千餘羣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鶩而獨莊大
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
天也二逆以幺麿小民敢與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

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為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
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
蘭察等。畫謀奮勇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
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
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
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
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
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勦盡自朱一

貴起釁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悞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為迅速矣。夫逆賊入內山

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銳遂得前後生獲二囚。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悞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儲必悞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兹盡美盡善。以成功于三月之間則

上天之所以啟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

速。則予之所以深感

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

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慎一日。以待歸政

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娱老

自怠。所為猶日孜孜。仍初志耳。乾隆戊申季

春月。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日孜孜

引首

御筆 靖氛紀蔵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寓意于物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即席成什一卷

本幅蠟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五尺八寸行書

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即席成什　去年此際未登程蒇績今朝凱宴迎來往算仍先一月（福康安于上年八月初旬自山莊奉命前往督勦令以七月望後蒇事旋來此復命計期尚未及一年）驅馳真是賴羣英國威海嶠揚

惟烈

祖德山莊佑實明迴憶旰宵斯擘畫不徒勞耳慰猶

誠。慰中豈不自愧懟何致愚民蹈法甘論武

邉防乃就弛曰文諸吏率為貪臺灣設立總兵道府大員如果皆能實心整頓奸匪何由匿跡乃武職不以操防為事文職專以肥橐居心于是彼此牟利遂致吏治兵防。日以廢弛，而逆匪無所顧忌竟至釀成大案僨轅方悉誠吾過。伏鑕奚辭信彼堪逆首林爽文等滋事之始。總兵柴大紀始則以回郡調兵為辭、繼則逗延不即前往勦賊方以困守諸羅。邀予賞卹及福康安等至彼方悉其僨事之由

已令革職拏解治罪彼實不能巧言置辯也善後雖云大端定猶餘
廑念望東南福康安于平定臺灣後令留彼詳酌善後事宜大端已定准是有治
人無治法因是普吉保於臺灣總兵名望未足以資彈壓而奎林獲咎尚輕其操守訓練乃所
深信即令往代普吉保為總兵庶可望整勵戎行俾東南海隅永臻寧謐善後
詳陳十六條用斯兩月馳成遙臺灣善後事宜必得福康安之
忠誠明練方可籌畫及詳陳事宜十六條果皆悉中奬源命廷臣集議准行而福康安歸期以
此遂遲兩月紓獻山海安萬姓錫宴君臣會一朝念
汝父當悒懷永視如子合受恩饒受恩饒處人

知否不嗜殺徽

天惠昭逆匪林爽文等固屬罪大惡極然亦有良民被其迫脅者悉予駢誅亦殊可憫瀕行時因即諭以脅從罔治之義而福康安等果能體予之心專意生擒渠魁惟抗拒者痛加勦洗凡歸降者槩從寬貸即此不嗜殺一念乃其克膺恩眷者也

西域金川宴紫光臺灣凱席值山莊敢稱七德七功就予自即位以來弗敢輕言用兵然前此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及茲俘林爽文而七要皆不得已而用之皆仰邀天鑒俱獲成功若膺太宗之侈陳七德以為己功則寔不為耳又報一歸一事償往歲緬甸之役亦由事非得已彼時將計日蕆事予

以水土惡劣憐我將士多受病者遣細酋亦籲
求貸罪遂令撤兵乃二十年來業已置之度外
近按雲南督臣富綱奏新掌緬甸國事孟隕進
貢稱臣是此一事雖未就于當年而此日之歸
誠亦可償予夙願矣戒滿持盈增惕永安民和衆繫懷長
養年歸政應非遠益此孜孜勵自強　乾隆戊
申孟秋月中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
日孜孜

引首

御筆　勞旋宣豫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妙意寫清快即事多所欣用筆在心已有同

春寫心人情為田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并題什 一卷

本幅宣德箋本縱七尺八分橫二尺二寸設

色畫雞雛二并題

待飼摹李畫吾心重念之設如歉歲值誰救小民饑獨我誠深懼諸臣願共思子輿舉稷語應各慎攸司　偶詠宋人名流集蒸畫冊中李迪雞雛待飼圖惻然有懷于灾壤饑民之無救也因摹其畫即用題迪畫韻成什命泐石以示為

民父母之官題李詩並書於左　雙雛如仰望

其母竟何之未解率場啄誰憐空腹饑展圖一

絜矩觸目切深思灾壤民待哺慎哉羣有司

戊申仲秋上澣御筆鈐寶二古稀天子之寶猶

日孜孜

引首

御筆　絜矩民天　鈐寶一古希天子

鑑藏寶璽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壽

八徵耄念之寶寓意于物用筆在心聊以覲生

意叢雲已有同春清吟寄遐思石渠寶笈所藏